

1798 年春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796 年和 1797 年，波拿巴的意大利戰役建立了於 1797 年 6 月 29 日成立的奇薩爾皮尼共和國。該共和國吞併了前米蘭公國，並於 1797 年晚些時候吞併了自 1512 年起由格勞賓登作為屬地統治的瓦爾泰利納、博爾米奧和基亞文納。瓦爾泰利納的喪失表明了意大利語區各轄區可能遭遇的命運。奇薩爾皮尼政府及其在各轄區的支持者鼓動與這一新共和國合併，而本身也承受著法國壓力的瑞士各州，已失去捍衛舊秩序的意願和手段。¹

1798 年 2 月 15 日，奇薩爾皮尼派在盧加諾發動的一次未遂政變被該鎮的志願軍團擊退，該軍團以 *Liberi e Svizzeri*（“自由而瑞士”）為口號，宣佈支持留在瑞士。在隨後幾周內，其他各轄區相繼效仿，各統治州解除了其意大利語臣民的從屬地位：十二州解除了四個湖區轄區的從屬地位，烏里、施維茨和下瓦爾登解除了貝林佐納、里維耶拉和布萊尼奧轄區的從屬地位，烏里則解除了萊文蒂納的從屬地位，並於 1798 年 3 月 14 日放棄了對其的主權。²前轄區成為臨時自由共和國，並宣佈效忠邦聯。法國將軍們曾希望將其合併為一個州，但未能成功；1798 年，它們作為盧加諾和貝林佐納兩個州被併入赫爾維蒂共和國。第 C.I 章追溯了從這些事件到 1803 年《調停法》以及提契諾州建立的歷程。

常見誤解。人們有時認為，提契諾人之所以在 1798 年加入瑞士，是因為他們已作為瑞士臣民長達三個世紀，並對瑞士統治產生了依戀。*Liberi e Svizzeri* 這一口號所表達的含義更為具體：拒絕被奇薩爾皮尼共和國吞併——那意味著依附米蘭，並使各市鎮淪為毫無政治自治權的單純行政單位——同時要求擺脫從屬地位。這一選擇是選擇作為自由成員聯合體的瑞士，而且是在從屬地位終結之際作出的。³

1 告別舊制度的兩條道路：日內瓦與各轄區

與日內瓦的對比——日內瓦卷對此有詳盡論述——揭示了提契諾道路的特殊性。日內瓦在 1520 年代和 1530 年代擺脫了其主教和薩伏依家族的統治，於 1536 年接受宗教改革，並在 1798 年被法國吞併之前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它於 1526 年與弗里堡和伯爾尼、於 1584 年與蘇黎世和伯爾尼締結同盟（*combourgeoisies*），並以武力捍衛其獨立、抵禦薩伏依，最著名的是 1602 年 12 月的“攀城之役”（Escalade），隨後是 1603 年的《聖朱利安條約》。⁴日內瓦直到 1815 年才成為瑞士的一個州。在整個近代早期，它都是一個自行立法、自行徵稅、自設法院並自主開展外交的主權國家。

提契諾各地區則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它們在十五、十六世紀喪失了政治自治，直至 1798 年一直作為屬地受到統治。它們沒有自己的政府、沒有外交政策、沒有自己指揮的軍隊，也沒有高於市鎮和山谷層級的任何機構。日內瓦的精英是在一個共和國的治理中——在一個小國的議會、宗教法庭和外交中——成長起來的。各轄區的精英則是在遠方統治者與地方社區之間的斡旋中，在公證實務、移民和貿易中成長起來的。

這兩種經歷造就了不同的法律和金融文化。日內瓦的銀行傳統源於一個主權共和國的公共財政、胡格諾派網絡以及日內瓦卷所述的對法國王室的放貸。盧加諾的傳統則源於移民家族的私人財富、

一個沒有自己國家的社會中的公證與受託實務，以及跨越一條自己無法掌控的邊境處理資金的經驗。這一差異至今仍清晰可見：日內瓦金融中心將自身視為一個具有外交和多邊使命的國際機構，而盧加諾金融中心則圍繞家族、受託人以及與單一大鄰國的關係而組織。

2 臣民為何選擇瑞士

1798 年的決定常被描述為一個悖論：昔日的臣民選擇加入其昔日統治者的聯邦。只要考慮當時的其他選項，這一悖論便迎刃而解。與奇薩爾皮尼共和國合併，意味著融入一個由米蘭主導的中央集權國家，在其中各市鎮將淪為行政單位，*vicinanze*（鄰里自治團體）將喪失對森林和公地的控制權。而加入赫爾維蒂共和國以及 1803 年後的瑞士邦聯，則意味著與昔日統治者平等、保留地方機構，以及較輕的聯邦負擔。對於其生意依賴過境通道和阿爾卑斯山以北市場的商人和移民而言，與瑞士的聯繫也是一項經濟資產。⁵ 提契諾人選擇了這樣一個聯邦：它使他們得以保留在轄區時代所捍衛的東西——他們的市鎮、他們的章程以及對自身錢財的掌控。

3 註釋

1. Marco Dubini, “Cisalpine, République”, in DHS, 2019 年 12 月 12 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fr/articles/006621/>（該共和國於 1797 年 6 月 29 日成立；“l’annexion de la Valteline grisonne”以及奇薩爾皮尼對提契諾的領土主張）；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見上文），關於波拿巴於 1797 年將瓦爾泰利納併入奇薩爾皮尼共和國；Stadler, “Ennetbirgische Feldzüge”（見上文），關於格勞賓登於 1512 年征服瓦爾泰利納、博爾米奧和基亞文納。
2. Dubini, “Cisalpine, République”（見上文），關於 “le coup de main sur Lugano du 15 février 1798”；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見上文），關於同日將政變者逐出該城的志願軍團、liberi e svizzeri 這一口號、其他轄地追隨盧加諾的行動，以及盧加諾和貝林佐納兩州；Fransioli 和 Locarnini, “Leventina”（見上文）（“il 14.3.1798 Uri rinunciò alla sovranità sulla L.”）；Huber, “Locarno (pieve, baliaggio, distretto)”（見上文）（“Nel 1798 il baliaggio di L. ottenne la libertà per iniziativa dei cant. sovrani”）。另見 SWI swissinfo.ch, “Perché il Ticino fa parte della Svizzera?”, <https://www.swissinfo.ch/ita/storia/perch%C3%A9-il-ticino-fa-parte-della-svizzera/72599952>；盧加諾市，“Corpo volontari luganesi”, <https://www.lugano.ch/la-mia-citta/identita-e-storia/corpo-volontari/>。

3. 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見上文），據其所述，在邦聯統治下 “each commune had been self-governing to a large extent”，而在奇薩爾皮尼共和國中 “individual communes were converted into pure administrative entities with no political autonomy”。
4. Martine Piguet et al., “Genève (canton)”, in DHS, 2017 年 5 月 30 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fr/articles/007398/>（“la combourgeoisie signée avec Berne et Fribourg en 1526”；1536 年接受宗教改革；1582 年圍城失敗後，蘇黎世於 1584 年成為新盟友；1602 年 12 月的攀城之役；1603 年 7 月的《聖朱利安條約》；1798 年 4 月 15 日法軍佔領；1815 年加入成為州）。詳情見日內瓦卷。

5. 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見上文），關於邦聯統治下的市鎮自治、作為 “controlled public assets such as the forests and common land”之機構的 vicinanza，以及奇薩爾皮尼共和國中市鎮政治自治的喪失。另見 Ceschi (ed.), Storia della Svizzera italiana dal Cinquecento al Settecento（見上文）。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the-spring-of-1798